



百家笔会

去老院子过年

□ 李 晓

老院子里最早见证年的脚步姗姗而来的,是大门前两棵雌雄同体的古银杏树。那两棵并排而立、根须缠绵在一起的银杏树,年纪已迈过200多年,足以称之为这个村子里的老祖宗。

过年了,院子里的郑大爷早早去镇上店铺买来大红绸子,他在树的腰身缠上喜庆的红绸,再在树上挂了红灯笼。入夜,红灯笼里的灯光把老院子照亮,郑大爷的影子在老院子的墙上如皮影戏一样晃动。

这个离城80多公里的老院子,是那年我和几个画家朋友去采风发现的。在深山里,这个有着慈悲面相的老院子,里面住着60多号乡人,土墙里扎着竹篾,那是当年郑大爷的父亲在砌墙时加入的,由此让土墙坚固。祖祖辈辈的生存智慧,一直在老院子里代代相传。老院子的房顶上,还顽强耸立着昂头向天的6个老烟囪。

这个老院子成为我在城里的相思。郑大爷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老院子里每家每户的门,随时都为我敞开。

前年腊月二十九,郑大爷家团年,他早早给我打来电话说:一定要来啊。我推了城里几家人的团年宴,一个人乘坐客车去了山里老院子。车上都是从外面各地赶回村子过年的乡人。当客车喘息着翻过一座座山岭时,这些躺在客车里的疲惫乡人们,纷纷打开车窗,让外面劲劲的朔风洗涤肺腑。

等我到老院子,一场大雪从天飘洒而落,郑大爷一家人正在柴火灶里炖肉,肉香弥漫中,满面红光的郑大爷于柴火熊熊的光影中大声招呼着我:先坐会儿,马上就要吃年夜饭了。黄昏,老院子门前的树上披挂着雪团,有时猛一阵风,树上雪团簌簌下落散了一地。我同郑大爷一家人围坐在老木桌边吃着丰盛的山村年夜饭。郑大爷的孙子从天津赶回来,他对我说:“叔啊,回到我爷爷的老院子过年,我心里才踏实。”他把老院子的年夜饭发到朋友圈,迅速获得一片点赞。到了夜里,老院子里的红灯笼亮起来,照得院子檐上悬挂的一排金黄玉米棒通体透亮。

睡在暖融融的被窝里,我半夜起来看雪,院坝一片银白,一只黑鸟在雪地里啄雪,它朝我点点头,似在为我道上一声晚安。早晨起来,我跟郑大爷说起那鸟,他介绍那鸟叫鹁鹁,还说了它的习性。

郑大爷这些老院子的乡民,差不多认识山里所有的植物、鸟类,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祖传”秘方。比如用一种叫苍子根的野生植物炖汤可以治风寒,用玉米须泡水可以治痛风。我顿时感觉羞愧浅薄,这些匍匐在土地里求食的乡民,让我学会了如山里柳树一样的谦卑。所以这样一座老院子,适合在辞旧迎新的年关时分抵达,来接受一次心灵的洗涤。

这些年,离开老院子的乡民越来越多。但到了春节,老院子里的磁场,像电波一样对散布四方的乡民发出频率。春节了,回到老院子,给生锈的锁擦去斑斑锈迹,搭上楼梯去翻拣一下瓦楞,让来年的春雨顺着瓦檐晶莹剔透;去把屋后那口老水井的杂草割去,老水井是村庄的眼睛,绝对不让他患上了“白内障”……

老院子四周起伏的山梁大地,高大的乔木,坚硬的岩石,在地下源源不断汇聚着水,奔突着水,水布满在土地纵横交错的血管里,一口井被乡人们掘出,让清冽的水,好比婴儿的眼睛突然睁开,整个乡村都生动而明亮起来。郑大爷一生就挖了10多眼井,凭肉眼看岩石上渗透出的水,凭大树树皮颜色,凭湿润土里一条活活的蚯蚓拱土而出……

春节里,老院子四周的大树下、山道边,来来回回的乡人们都要停下脚步,寒暄几句,聊聊家常,而今又相互添加微信。乡人们一旦离开了老院子,才明白,哪怕没有血缘,但叫上一声热乎乎的“乡亲”,那漫过心上的暖流,就在血脉之间流淌。老院子四周的山山岭岭上,是乡民们祖祖辈辈灵魂的栖息地,在春节,从祖辈大树上开枝散叶的后辈们,来到先辈们小小的坟前鞠躬追思,这是一代代人在春节里庄重的仪式。

在春节,老院子回来的乡民们,走亲戚也成为一种朴素的礼仪。那些在山野里的老亲戚们,他们在时间的深处发出芝兰之香,特别是在遇到困难时,亲戚们之间的接济相助,依然是度过艰难困苦的桥梁。春节,我要回到那老院子去,与乡民们一同参与山风的吹拂、井水的浸润、食物的抚慰、礼仪的温暖、风物的滋养,让我对农耕文明时代沿传下来的春节,升腾起绵长的敬重与感念之情。

有人说,喝屠苏酒,就像暖雪迎春,候鸟南飞,它是传统,也是习俗,就像我们在时光里梦回故乡,感受春的气息,家的味道,在人情冷暖的喜悦融融中,真诚地拥戴年的信仰,期盼吉祥,祈求阖家安康和盛世太平。如今,桌上的美酒,无论青稞酒、高粱烧、二锅头、浪漫红酒、可口啤酒、适合小孩饮用的果啤,不同品牌,不同口味,都能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让年的温情升腾起来。是呀,举杯邀酒,对影一群,载歌载舞,我突然想起曾经在草原上遇见了一位白发老者,他举起篝火,起头唱歌,还激情万丈地举起酒杯,与人碰撞。他还说,酒赋予了岁月的美好,在一炷香、一叩首、一阵鞭炮声后,酒所包含的意蕴,更为复杂,有人情的激昂澎湃,也有对生命和亲朋的深深眷恋,它让春节和春天,更有与希望与朝气。

我听了,看着老人想,中国传说里的年,是凶猛怪兽,长着尖角,除夕夜从海底爬上岸来,涂炭生灵,让百姓苦不堪言。终于有智者,想出了妙策,在除夕贴红纸,屋内通宵点亮灯火,还噼噼啪啪地燃放爆竹,让那怪兽,浑身发抖地仓皇逃遁,它害怕红色、光亮、爆竹声,那却是人间的喜庆,欢声的海洋。而在除夕后的第二天早上,人们穿上新衣,奔走相告,那年的怪兽被赶走了。继而,人们将好酒好菜端上桌,痛快地畅饮屠苏,庆祝胜利,希望一切重新开始,万事如意。

年味,还原故乡的颜色

(外一章)

□ 封期任

拨弄八竖琴,琴韵,漂浮在空中。一片流云,逐渐还原故乡缥缈的容颜。

静坐深思。故乡的模样在雪狐刨开的雪地里发芽,吐菲,最像一本线装书——

一些火色的文字在梅的枝丫上,洋洋洒洒,逼近兴奋的眉宇。

一只雪火鸟,热烈热烈,高扬起一面旌旗,抚摸钙质稀疏的骨骼。

嗒声。静默。静静地感受年味的柔和光影。

许多茧皮横生的手,在光与影的雪中摩挲取暖。摩挲而出的一声魅惑,感触天地,填充岁月空瘪而宽硕的肚腹。

一簇蒿草,一缕梅香,一截记忆。

承载一个漂泊的梦,接近故乡的内核。

接近一个佝偻的身影,在崖畔畔,续接断裂的光阴辞章。

远眺,回乡的列车穿肠而来……

腊月

腊月,年关要到。风提着剪刀,疯狂地把漂泊的日子修剪。

各种、翻地、储肥……成了家乡的话题。

谁家迎亲喜庆的喇叭“嘀嘀嗒、嘀嘀嗒”地响?谁家乔迁新禧的炮竹“噼里啪啦”地响?谁家问候家人的移动电话滴滴溜溜地响?

冬日的窗花红红火火,把芭谷酒暖到小康的温度。而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筷子,却夹不起欢畅的辞藻。

腊月,家乡的雪,洋洋洒洒地飘舞。地里的麦子揣着春天的绿意,同老人同孩子的目光一起疯长。

河边的候鸟,捎来回归的消息——柳树,开始吐菲。桃树,开始萌动。梨树,开始发芽。坐在门槛上的老人,在旱烟袋“吧哒吧哒”的脆响中,与致放生活的孩子,把回村的路,读成了列车穿梭的意境。

天地有多辽远,她们总是很淡然、很笃定地默默做着该做的事情,孝敬父母、照顾家庭、抚养子女,她们的内心也一定是安宁的。在那样烦琐的生活里,她们的笑容不比别人少,孩子的成长,让她们看到生活的希望所在;父母的安康,让她们觉得付出的值得;家庭生活的如意,让她们拾起生活的信心,这一切有了让日子活色生香地活下去的动力。只有耐烦地收拾好一地鸡毛的杂乱,生活才会呈现应有的美好。

乡村的日子总是耐烦的。禾苗青长里,生长着四季绵延的乡村风景。生活在乡村里的人,顾不上看风景,他们的生活就是一处风景,他们在风景里过着的日子,有着耐烦的淡然与宁静。

天涯诗海

腊月

(外一首)

■ 张凡修

腊月,所有的鸟儿都飞回来

鸟儿衔一粒种子,埋在家门的雪地里这一切,似乎来得缓慢。人们依旧在清晨行色匆匆

暮色降临之后,比鸟儿更懂得安然

月亮升起来万物都碎成了模糊的影子

窗外的鸟儿不再飞走树梢倾泻的微光斑斑点点,打上节日的印记

有时候,腊月雪落得多加深了种子的湿度

归人

乍暖还寒渔人收起择净鳞光的空网

罩住我的麦地

月影冰冷一小格儿一小格儿从窟窿漏下来汇成流水,转瞬冻结

——这么多年我一直是腊月的归人

踩着细碎的月亮花冰碴子咯吱咯吱像鱼群嚼着麦秆走着走着,雨水就堵住了筛子

倒影

(外一首)

■ 廉钢生

那个水中的倒影是你吗是的,是你那的确是你的样子映在里面

可他不会说话,凝视着你好像对你无声地发问我不是你吗你自信地说你是我变的可影子说你有肉身却没有了灵魂我不要肉身我要灵魂

心动

你的一个回眸穿过了我的眼睛遥远的船驶入宁静心海风帆扬起了波澜

你的一个微笑温柔了我的脸庞飞速的列车带动起心跳夕阳是红红的激情

闲庭信步

饮屠苏

□ 鲍安顺



古诗词里,古人在歌咏新春时,常写到了酒。我想,春节到来之前,枯草天涯,那瑞雪是天使,酒年景诱感,生活的至美之物。

可以遥想,古人手捧一杯美酒,驻足春节时光,享受美酒滋味,有时他们笑,有时也会落泪。新春饮酒,更多的是喜悦,有激情的感怀,那是幸福的快乐。春节里,好友亲朋,欢欢喜喜地聚在一起,少不了酒。那酒文化,大行其道,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角落,人们在春节里,喝点小酒,乃是极致享受。

王安石写春节,写到了极致,他的《元日》脍炙人口:“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那诗里的屠苏,本有多重含义,既指一处黎庶草庵,又指住在草庵里的一位名医,用草药泡制

了一种能驱邪防疫的酒。古书上说,住在屠苏里的人们,酿的一种酒叫屠苏酒。屠苏,本是一种阔叶草,南方民间曾有风俗,在房屋上画了屠苏草作为装饰,这种房屋就叫做屠苏。那房子上画屠苏,是古人过年的风俗,也意蕴时光明媚,春天就要到来了。于是那屠苏酒,成了过年喜庆的代名词,欢乐的吉祥物,在严寒将尽时,在寻常百姓的草房子里,如影随形,相伴新年,如沐春风,和暖了人间。

古人元旦,就是春节过年,而不是现在的元旦。我想王安石在元旦,也一定会畅饮屠苏酒,或者饮其他的酒。对酒当歌,美酒飘香,他在《元日》诗里,看着初升的太阳,在新年时照耀千家万户,人们取下了旧桃符,换上了新桃符。这正表现了他的政治理想,奋发向上,革新图

治,借着除旧迎新的春意盎然,表达得淋漓尽致,写出了他的人格精神,犹如心声飞扬的屠苏酒歌。

春节喜庆,离不开酒。早在南北朝时,诗人庾信的《正旦》里,就记载了饮椒柏酒的风俗:“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柏叶随铭至,椒花逐颂来。”陆游的《除夜雪》里写到了屠苏酒:“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林则徐被流放新疆时,他心系国家,在《伊犁除夕书怀四首》里写到屠苏酒:“裂碎肝肠怜爆竹,借开门户笑桃符……正是中原薪腊日,谁能高枕醉屠苏。”文天祥在抗元被俘后写的屠苏酒:“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写得意境雄浑悲壮,慷慨高歌那屠苏酒。遥祝延安景物华。

椰岛走笔

玉敦村

□ 陈恩睿

玉敦村系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一个自然村,位于镇城北面约2公里。该村地势错落起伏,连绵伸展,连那新建的水泥村道也得顺着地势起伏弯曲。

玉敦村果树繁多,有着古荔枝、古菠萝蜜、古龙眼、古黄皮等,绿树成荫,郁郁葱葱,宛如一处天然植物园。“万绿丛中自有村”,整座村子被严严实实地笼罩在绿树丛中,这里生态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密度大,游人边观光边呼吸,疲倦感烟消云散。树林里鸟儿在欢唱,花儿在盛开,飘来的淡淡清香,令人陶醉。

沿着水泥路,来到一处斜坡右边,是一座火山石山。石山稳稳当当,古香古色,顶上生长着绿茵茵的野草和青苔,具有厚重年代感。村里房屋都由火山石垒建而成,是传统的火山山村。老宅院的门楼有些破旧,墙体深黑,但依然威严。这处庭院一千多平方米,树荫遮盖,曾是大户人家居住的庭院。正屋前面墙体挺立,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庭院的围墙由天然火山石垒建,高约3米,看起来松散通透,缝穴很多,但扎实稳固。随行人介绍,该庭院在风风雨雨中已度过了五百多年历史。

多年前,玉墩村严重缺水,特别是干旱时,村民饮水难题更为突出。上世纪七十年代底至八十年代初,大部分村民迁移至石山镇墟居住,但户籍仍留在玉墩村,大部分村民的劳作还是在玉墩村。

据记载,玉墩村的开村始祖为陈昌期,南宋时从福建莆田迁来,后一直在此村繁衍生息,至清朝后期达到鼎盛。目前村里有陈、黄、王、符、郑五个姓氏共80户人。

在玉墩村古巷道行走,在深灰色火山石屋旁停留,在硕果累累的果树下沉醉……那布满火山岩气孔的火山石碑也不时可见。它们是历史的亲历者,它们静静地矗立在石堆中、树林里,似乎在讲述着这里曾经的历史和辉煌。

玉敦村的古井边是“花之梨”民宿。这里树木成林,花卉多样,种有古荔枝、古龙眼、古菠萝蜜等热带植物。漫步其中,看见有人在庭院打扫落叶,有人在靠窗的房间安静的使用电脑……所见之处一片祥和,令人觉得格外舒适。院子后面,种植着绿油油的蔬菜,都是富硒食品,环保食材。“花之梨”成了乡村振兴的一道风景线。

光阴故事

耐烦

□ 章铜胜

“沈从文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这段话是汪曾祺回忆恩师沈从文的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中的一段话。沈从文先生所说的“耐烦”,意思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而今天,我们少的正是这种凡事都能“耐烦”去做的精神。什么才算得上是耐烦呢?可能我们平时并不太在意。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做人、做事耐烦的人并不少,只是我们没有用耐烦的心思去观察、理解他们罢了。

我的盆景老师姓洪,皖南歙县卖花渔村人。洪老师从事徽派盆景的制作,梅桩盆景做得尤其好。徽派盆景的代表作是游龙梅,一树梅桩如绿色的蛟龙出盆,每道弯处向外伸出一枝,虬曲如龙爪,花开时节,如苍龙腾于云彩之上,蜿蜒向空,确实漂亮。而游龙梅制作起来却是相当的麻烦,一盆好游龙梅的桩子要养上好多年,绑扎、修枝、浇水、治虫一样也不能马虎,费时费力不说,还费心费神,没有一定的盆景制作功底

和耐烦的精神是无法完成的。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将一棵原本平常的梅桩制作成型,确实不容易,需要的就是那种锲而不舍,不怕费劲的精神。洪老师默默地为我们创造美丽的盆景,算得是一位耐烦的人。

老家的乡亲们生活是耐烦的。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作,用汗水浇灌庄稼,用勤劳换取粮食,从来都不会偷懒耍滑。他们种地,计较精细,会看天看时,也会看地看墒,总能把不同的种子种在最合适的地里,收获最多的希望。庄稼一茬一茬地种,地一年一年地细作耕熟,淡薄的收成看天看地也看人,他们凭着那样的心细和耐烦,养活自己,延续家族,不抱怨,也不好高骛远,实实在在地,是很贴近内心的那种耐烦。

村庄里的婆姨姑嫂们的日子是耐烦的。她们从年轻至暮年,从青丝到白头,一年一年地滑向生活的深处,无非做着饲养鸡鸭、缝补浆洗的生活琐事,月月如是,年年如斯。她们不会张望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她们也不会羡慕别人的